駁案彙編

四川司

一起為訪聞事會看得儀

夫姪易紹華身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孫士毅疏

稱條易紹華係易蕭氏期親夫姪分居已久易

紹華之母早故父兄遠出未歸乾隆五十二年

九月內易紹華行竊唐富家衣物經易蕭氏代

為賠贓寢事五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夜易蕭氏

家被竊雞隻易穀子次早知覺偕子易紹富出外

找尋行至中途瞥見易紹華挑雞前行易蕭氏

認係原贓令易紹富押令挑回理斥其非易紹
華頂撞易蕭氏用竹片毆傷易紹華左臂膊易
紹華愈肆喊駡易蕭氏令易紹富抱住自取繩
索將易紹華手足綑縛欲行報官易紹富求饒
易蕭氏不允周繼連等解勸易蕭氏方不允從
周繼連等各散易蕭氏令易紹富將易紹華揹
抬送究易紹華掙扎抬至河邊不能抬送將易
紹華放地易蕭氏令易紹富先邀鄰佑稱抬易
紹華臥地叫駡聲言我官並無死罪日後定將

易蕭氏殺害易蕭氏氣忿輒起殺機將易經華
推入河內溺斃易紹富同睟佑張文燦等走至
業已無及張文燦等欲行報官易紹富懇求免
報並求幫同掩埋張文燦等惟恐拖累當即允
從將屍撈起私埋匿報經縣訪聞獲犯驗訊奉
批審擬詳解覆鞫據供前情不諱查易紹達係
易蕭氏期親夫姪其行窃穀子雖律應減等但
查卑幼因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無
論謀故慇照擅殺定擬將易蕭氏照擅殺罪依

毆殺夫之兄弟子律擬以滿流等因咨部經　臣
部查親屬犯有服愈親則罪愈重而相盜財物
服愈近則罪愈輕故親屬因姦盜起釁有犯殺
傷罪名輕重懸殊例意判然難容牽混此案易
蕭氏因夫姪易紹華先曾行竊唐富家衣物經
該氏代賠穀息後復行竊該氏羅穀該氏偕子
易紹富將易紹華綑縛送官易紹華卧地叫罵
聲言日後將蕭氏殺害該氏氣忿頓起殺機即
將易紹華推入河內溺斃等情查易紹華係易

蕭氏期親服姪其行劣該氏雖毆律得減凡人五等本與尋常犯罪不同該氏既將易紹華綑縛送官輒因其臥地叫駡聲言日後殺害即起意致死推河溺斃與卑幼圖姦親屬尊長忿激致死者情罪迥殊自應照殺傷本律從重論乃該督舍故殺正條于不問而牽引卑幼圖姦起衅被尊長忿激致死依擅殺罪人例擬流咨部察情與例義不符罪名生死出入本司碍難率覆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

因咨駁去後今據川督鄂　疏稱緣查此案前據縣府審解易譜氏原擬絞候經署司林儁以尊長平時與卑幼有犯一切罪名俱較常人減輕常人致死窃賊無論是謀是故惡依擅殺之律以鬭殺科斷尊長服制攸關其致死行窃之卑幼反不能如常人之殺賊依擅殺定擬是卑幼因服制而得輕尊長轉因服制而加重又易紹華不安本分該犯曾經嘗教並非尊長之教不先逆後易紹華行窃外人衣物該氏又代爲

賠贓寢事其于睦婣任卹之誼亦屬毌盡無遺
隨將易蕭氏改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鬭
殺論毆殺夫之兄弟子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擬
以杖流經前督臣具咨刑部隨准部駁以易蕭
氏應照故殺卑幼定擬等因復據該署司提
易蕭氏到案訊供與前供無異遵照部駁改正
將易蕭氏擬絞監候張文燦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督所題易蕭氏應改依故
殺夫之兄弟子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該督既稱張文燦鄧維佐聽從私埋匿報訊無
受賄情事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
埋藏者杖八十律應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事
在
赦前所得杖罪亦應援免易紹富係易紹華大功堂
兄其幫抱綑縛係聽從母命當易蕭氏推溺之
時究惟同謀加功其私埋匿報亦係律得容隱
唐富被殺因係親誼未報均免置議屍棺給屬
領埋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再

該督疏稱此案該縣府原擬絞監候該署司改擬流罪今蒙部駁自應據實聲叙所有舛錯職名係署四川按察使事鹽茶道林儁相應開叅等語查此案改擬失當之署按察使事鹽茶道林儁已據自行檢舉經該督具奏欽奉

諭旨所有交部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在案應毋庸再議等因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八日題十一日奉

旨蕭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羅其中因小功姪女李羅氏與李懷玉通姦王使羅洪氏勤傷李羅氏身死一案先據原署四川總督孫　咨稱羅其中係羅氏本宗小功服叔素無嫌隙羅氏嫁與李添錫為妻李添錫與同姓不宗之李懷玉近鄰居住時相往來李羅氏素不避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李懷玉赴李添錫家閒耍適李添錫外出李懷玉隨與李羅氏調戲成姦迨後非止一次李添錫

並不知情十一月十三日李懷玉又與李羅氏在房續舊李添錫回歸撞獲即將李懷玉扭住喊叫李羅氏堂兄羅德裕告知情由並邀羅德裕幫同送官李懷玉乘閒掙脫跑逃次日李添錫赴縣控告羅德裕向羅其中告知前情羅其忠氣忿赴李羅氏家斥罵回家羅其中以李羅氏敗壞門風玷辱祖宗有關親族顏面忿恨莫遏起意將李羅氏勒斃以免到官出醜又因自已年老不能致死十六日早羅其中至姪媳羅

洪氏家囑令羅洪氏將李羅氏勸斃羅洪氏不允羅其中用言嚇逼並稱勸死後有事係伊一人躭承羅洪氏被逼勉從早飯後羅其中逼住羅洪氏同至李羅氏家羅其中在外看人羅洪氏一人進屋見李羅氏臥在牀上羅洪氏即解取拴腰布帶上牀騎壓李羅氏身上兩膝跪住李羅氏兩袖用布帶纏繞李羅氏項頸李羅氏掙扎羅洪氏用力緊勒適李添錫之姊李李氏赴彼探望聽聞聲息進房查看羅洪氏即由後

門而逃羅其中趁覩業經姜李氏將布帶解脫
羅其中因見李羅氏受傷未死將姜李氏埋怨
旋即回歸詎李羅氏傷重延至十九日因傷殞
命報驗審供不諱查李羅氏與李懷玉通姦經
本夫姦所捉姦本屬有罪之人羅其中主令羅
洪氏勒斃究因李羅氏玷辱祖宗有關合族顏
面起見自應照例科斷李羅氏係羅其中小功
姪女出嫁降服緦麻將羅其中依尊長毆緦麻
卑幼致死律絞罪上減一等擬流羅洪氏係李

羅氏足妻至死律同凡論其聽從下手斃傷李
羅氏身死自應依例定擬將羅洪氏依謀殺人
從而加功者絞罪本律上減等擬流照律收贖
李懷玉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等
因咨部經臣部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
者以鬬殺論鬬殺者絞監候又例載有服尊長
殺死罪不致死之卑幼如果訓誡不悛尊長因
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爲首之
尊長悉按服制于毆殺卑幼本律例上減一等

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依爲從餘人本罪上減一等定擬若有假托公忿報復私仇及畏累圖誅挾嫌貪賄各情者均不得濫引此例各等語査婦女之有服尊長例內原包夫家母家而言但女子出嫁與在室者有別若在室之女及夫家依回者有犯姦淫等項經其母家有服尊屬恐其玷辱忿激致死自應按照有服尊長忿激致斃之條至女子出嫁義當從夫即應斟酌案情分別辦理不得一例駁從末減今羅

其中係李羅氏母家降服緦麻尊屬李羅氏出嫁後在夫家與人通姦經本夫于姦所撞獲赴縣控告並未林秉回家自應聽本夫作主控告理處雖李羅氏之敗壞門風亦關羅姓顏面但女子業已出嫁即有從夫之義如果李羅氏犯姦後本夫甘心縱容並不告官申理羅其中激于義忿將該氏勒斃尚可照服制減等定擬茲本夫既已控告官自有官處治羅其中有何迫不及待之情輒將李羅氏乘機殺害是其不待

官爲審理卽應治以擅殺之罪不當牽引尊長
忿激致死減等之文寃情既未確實擬罪亦未
妥協未便率覆行令該督另委賢員詳細研究
務得寔情按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
嗣據代辦四川總督英 疏稱提犯親訊無異
查李羅氏與李鼎玉通姦本夫李添錫並未縱
容業經赴告自有官法處治乃該犯羅其中廹
不及待輒行主使羅洪氏將李羅氏勒傷致斃
誠如部駁其不待官爲審理卽應治以擅殺之

罪不當牽引尊長忿激致死減等之文前係流
罪寬未免協遵照部駁將羅其中依罪人已就
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羅洪氏仍照前擬杖
流收贖等因嘉慶二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
奉
旨羅其中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刑科抄出直督胡　題前事等因

嘉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題九月初七日奉

旨三法司核議速奏餘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先據直督胡　疏稱祁

州舊案秋審緩犯賈德旺前因向小功毋舅趙

良智索討許分錢文未給該犯欲行回家趙良

智不允村罵該犯分剖趙良智即揪住該犯拳

毆該犯掙脫趙良智復向毆打該犯情急用刀

嚇砍致傷趙員智左額角并右臂膊右肐肘右手腕趙員智用左手將刀揑住拉奪該犯將刀抽回劃傷其左手心連無名指根歘手餘傷平復惟右手腕筋斷骨歪左手心筋斷無名指骨折均未能運動已成篤疾刃傷小功毋舅致成篤疾照律擬以絞候嘉慶二三四兩年秋審均擬情實奉

旨停勾今據該州驗明趙員智右手腕不能運動右肐肘微動左手中指無名指不能曲伸左手腕

已能運動大指食指亦已活動并可攜取什物
是趙良智篤疾已痊僅止成廢取有地鄰人等
供結呈請題請減流查賈德旺原題內擬以絞
候入於秋審情實該犯幸沐
皇仁兩次停勾現在趙良智篤疾已痊僅成廢疾可
否准其減流之處出自
聖恩等因具題當經臣部查律載折跌人肢體及瞎
人一目皆成廢疾杖一百徒三年瞎人兩目折
人兩肢損人二事以上至篤疾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又卑幼毆外姻小功尊屬折傷以上遞加凡鬬傷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篤疾者絞監候又辜限內雖平復而成廢疾篤疾者依律全科各等語是篤疾之與廢疾在凡鬬則有徒流之別在服制則有生死之分必驗明被毆者之篤疾已成而後毆人者之罪名始定誠以斷者不可復續瞽者不可復明篤疾之不能為廢猶廢疾之不至成篤非如傷痕之猶可立限醫治痊就平復也此案賈德旺於嘉慶元年四月

十九日用刀砍傷小功毋舅趙良智檢閱原題據該督疏稱趙良智右手腕筋斷骨歪并帶傷右肐肘左臂膊因手心筋斷亦不能運動二事俱損已成篤疾將賈德旺擬以絞候於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具題今復據該督驗明趙良智右手腕不能運動右肐肘微動左手中指無名指不能曲伸左手腕已能運動大指食指亦已活動并可攜取什物篤疾已痊僅止成廢取結題請減流等因查賈德旺於嘉慶元年犯事二年

題結又越三四兩年之久兩次入於秋審情實

幸遇

停勾之年未經處決今該督忽稱被毆之趙良智篤

疾已痊僅止成廢題請將劉言手兩次

停勾則賈德旺早罹重辟其先入人死罪已決之咎

將誰當之如果篤疾而可醫治成廢則廢疾亦

可醫治平復若凡關廢疾之案事越三四年後

而其人醫治平復則徒役早經限滿又將何以

減之不特歷來無此例案揆諸情理亦殊多未

協且據該督疏內現稱驗明趙貝智右手腕不
能運動左手中指無名指不能曲伸是左手仍
未全愈是否僅成廢疾亦尚難懸定是此案非
今日堪報開脫即從前定案草率案關秋審兩
次情實重犯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另委賢
員再行詳細驗訊即使趙貝智果係僅止成廢
已屬確鑿賈德旺罪應擬流亦應查取從前錯
擬絞罪之承審各官職名並提訊刑仵人等有
無別情一并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辦等

因嘉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咨行去後茲據該督胡
琉稱飭提趙良智到省委員親加細驗其右
手腕筋斷骨歪不能運動右肐肘微動左手心
筋斷中指無名指筋骨皆損難以曲伸惟大指
食指微有活動僅可夾取細輕之物而指節未
能彎曲左手腕稍動亦僅能擡至胸前難以高
舉誠如部駁是其左手仍未全愈自應仍以篤
疾論將賈德旺仍照原擬依律擬絞監候等因

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賈德旺仍合依卑幼
毆外姻小功尊屬篤疾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仍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該督旣稱刑書李
昌雲仵作賈奉玉據訊並無賄囑情事惟不細
心辨驗明確輒據趙貝智呈供甘結一行詳報
然實難辭咎若照失減死罪從流之例業已減盡
無科李昌雲賈奉玉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
折責三十板俱革役趙貝智呈報不實訊因憐

命伊妹同氣之情希圖伊甥減罪起見並無受
賄別情尚屬可原應與聽從父命代寫呈詞之
趙潮成扶同出結之鄰佑武陞盛均請免議一
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該督又稱祁州知州
姚希慶於趙良智呈報後並不細心辦驗明確
即訊取供結二行詳報殊干例議二詳之保定
府知府傅修按察使同興暨臣均例有處分相
應附疏陳明聽候部議等語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吏部照例辦理等因嘉慶五年九月

十二月題十四日奉

旨實德旺仍依擬應絞著入於本年秋審情實餘議

欽此

一隸司

刑部爲報明一刑科抄出署直隸總督能

題前事等因嘉慶七年五月十一日題六月二

十三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看得完縣民人

馬二疤聽從田二強姦曹任氏不從將氏致死

滅口私同移屍並田二旋即在監病■案先

據前任直督顏　疏稱緣馬二疤籍隸完縣

工度日每遇秋收爲人看青與寄住完縣之深

遇赦未成所從　一　馬二疤

州民人田二認識交好嘉慶五年七月二三日將晚將分田二在西南庄看青曾見曹二小之妻曹任氏獨自一人由彼經過田二頓萌淫念起意強姦適馬二疤踵至田二即以任氏少艾又因天晚無人往來邀馬二疤同去拉姦倘任氏不依即捉住強姦馬二疤應允田二嘗即前行馬二疤打火吃煙隨後走至詎田二強姦任氏不從任氏聲嚷井將田二衣服撕破田二氣忿將任氏捻按倒地搯住咽喉任氏兩腳掙動

田二慮恐甦醒敗露令馬二疤解去任氏腿一
勒死滅口馬二疤始猶未允因被田二恐嚇一
懼隨上前按住任氏右腿將任氏所繫帶腿一
下遞二田二田二即用帶纏繞任氏項頸用力
拉勒任氏立斃其命均未成姦田二因屍身相
近大道惟恐易於敗露隨與馬二疤將任氏屍
身抬至劉懷受與宋氏名相連地內拋棄田二
因任氏將伊衣服撕破當將任氏身穿深藍布
褂剝取馬二疤見任氏遺有布包亦順手拾起

旋即各散馬二疤行至中途慮恐被人看破不敢攜回家內將布包埋於村道北地內而回迨至是月二十一日經地主劉添受起地查看瞥見屍身喊二經馬二疤聽聞恐二敗露用言阻止令其私埋免致受累劉添受即向朱成名告知鳴同地方報縣馬二疤問知畏懼當即逃逸經完縣蔡本謙勘驗訊詳嗣經緝獲訊供詳報經前任護督臣　顏　以二腳強姦謀命重情批飭提省臬司審辦旋據完縣詳報案犯田二一聚

患瘋毒在監病故即經飭委補城縣知縣績偵
揚前往驗訊明確並據該縣將犯卷批解來省
飭令保定府督同清苑縣審辦去後茲據該縣
等審晰前情擬議招解層審供認不諱緣丁安
無論姦已成情事查田二因見任氏行走胆敢
起意商同馬二疤將任氏拉住欲行強姦因任
氏不從嚷罵撕破衣服又須將任氏推倒搭任
咽喉起意致死滅口令馬二疤解取任氏腰帶
套勒項頸以致立時斃命寔屬淫惡不法查輪

姦光棍與強姦殺死本婦首從罪各相等自應從一科斷田二應照光棍爲首例擬斬立決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馬二一疤聽從田二強姦任氏因未成姦第當田二按住任氏咽喉之時並不力爲勸阻復聽從按住任氏右腿解取腿帶任其勒斃實屬同惡相濟馬二一疤除聽從移屍輕罪不議外將馬二一疤依例擬以絞候等因具題經臣部查例載川省嘓匪因輪姦而殺死人命者無論成姦與否俱照強盜殺人例斬決

梟示又例載輪姦之案審實照光棍爲從例分別首從定擬又強姦不從立時殺死本婦者擬斬立決又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馬二一疤因田二起意強姦任氏邀馬二一疤同去拉姦倘任氏不從節捉住強姦馬二一疤應允詎田二因強姦任氏不從揢住咽喉慮恐敗露令馬二一疤解取任氏腿帶勒死滅口馬二一疤始猶未允因被田二恐嚇畏懼隨上前按住任氏右腿將任氏腿帶解下

遞與田二田二即用帶將任氏勒斃詳核案情當田二糾邀馬二疤拉姦任氏之時如係彼此商謀輪姦致死人命俱應照強盜殺人例斬決梟示如係田二起意強姦僅邀馬二疤幫捉則馬二疤本無圖姦之心迨田二行強姦任氏不從起意致死滅口馬二疤聽從按腿解帶遞與田二將任氏勒斃是田二強姦不從殺死本婦罪應斬決馬二疤聽從謀命律應繯首爲從各有專條既不得以輪姦首從亦不應照強姦殺

死本婦例分別首從科罪且查強姦殺死本婦

例亦無爲從明文今該督疏稱輪姦光棍與強

姦殺死本婦首從罪名相等從一科斷將田二

照光棍爲首例擬以斬决在監病故毋庸議馬

二疤照爲從例擬以殺候是取其邀拉強姦之

供復律以輪姦首從之罪又牽引強姦殺死本

婦之條臆斷首從揆之案情例義均未允協總

之馬二疤是否彼此商謀輪姦抑或係聽從帮

拉僅止謀命加功罪名出入攸關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虛衷研鞫務得實情按
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嘉慶六年十二月
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署督
疏稱復提犯研鞫據點一疤供稱嘉慶七年七
月十三日晚該犯赴西南庄閑遊田二在彼看
青因曹任氏由彼經過田二起意强姦慮恐任
氏不從隨邀該犯同往幫拉以便强姦該犯因
與田二交好不料遂應允合呂湖答應田二一堂

郎前行該犯因思強姦究不可行未敢偕往道
旦行打火吃煙又恐田二聞事隨後赴彼查看
詎田二因強姦任氏不從已將任氏揢按倒地
揢住咽喉任氏兩腿掙動田二慮其甦醒致事
敗露令該犯解取任氏腿帶勒死滅口該犯以
任氏既不允從可以歇手何必致死始由未允
田二用言恐嚇畏懼隨聽從上前按住任氏右
腿將氏所繫腿帶解下遞與田二田二郎用帶
纏繞任氏項頸用力拉勒斃命田二並未成姦

該犯實無圖姦之心亦未與田二商謀輪姦並稱如果立意輪姦何不同行一人捉住一人強姦等語嚴詰至再矢口不移委無遁情查田二因見曹任氏孤身行走起意圖姦慮恐不從邀同馬一疤幫拉強姦嗣田二因強姦任氏不從將任氏按倒揢住咽喉又慮其甦醒敗露起意致死滅口令馬一疤按腿解帶遞與田二將任氏勒斃是田二雖有強姦之心究無成姦之事則馬一疤祇有加功之罪並無輪姦之謀此案

既不得以輪姦首從論亦不便照光棍例科斷
自應遵照部駁各按本罪問擬留田一除移屍不
失輕罪不議外應改依因強姦將本婦立時殺
死者斬立決例擬斬立決照例刺字該犯業已
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將馬二疤依律擬絞監候
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署督所題馬二疤應改依
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該督前疏既稱所遺鞋底布包業據屍夫

曹二小認領應毋庸議田二所取任氏深藍布褂已據田二生供擲棄無從查起田二在監患瘡潰爛身死之處據滿城縣驗訊明確刑禁人等並無凌虐情弊亦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查此案引律錯悞之承審核轉各官例有處分應仍令該督查取職名送部本議再該署督疏稱曹任氏猝遇強暴守死不污洵屬節烈可嘉附請

旌表以維風化等語查曹任氏因田二強姦不從致

被勒死洵屬節烈可嘉應照例准其

旌表俟

命下之日行令該督轉飭該犯地方官照例遵行等

因嘉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馬二疤依議應綏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為報驗事會看得揭陽縣民孫雙喜扭姦致傷李亨錫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郭　疏稱緣李亨錫開張雜貨舖生理孫雙喜時向買物熟識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孫雙喜至李亨錫舖中買物李亨錫因其年輕起意雞姦隨邀孫雙喜在舖後房內飲酒哄誘成姦以後乘便雞姦已非一次五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孫雙喜又往李亨錫家中姦宿回歸伊母孫趙氏因

其無端出外耳有風聞用言盤詰孫雙喜不能隱瞞據實告知孫趙氏嘗將孫雙喜責打并投明夫兄孫阿尖欲赴控究李亭錫聞知畏懼央浼伊毋舅孫阿安向孫趙氏謝處賠禮寢息孫趙氏禁止孫雙喜不許復與李亭錫見面旋隨同孫阿尖赴陸豐縣碣石地方學習生理五十七年閏四月內孫雙喜跟隨孫阿尖歸家五月初八日孫阿尖因事外出令孫雙喜代為看管門戶定更時候孫雙喜站立門首等待孫阿尖

適李亭錫經過看見詢知孫阿尖未回圖讀售
好邀孫雙喜至舖飲酒孫雙喜不允走進房內
李亭錫跟入拉住孫雙喜求姦孫雙喜堅拒不
從聲喊李亭錫即拾桌上小刀向戳孫雙喜閃
避奪刀回戳致傷李亭錫右腰眼倒地時有惟
人孫阿缶聞聲趨救不及孫阿尖亦自外回家
詢明情由孫阿缶報之李亭錫之弟李亭鐫到
看扶回敷治李亭錫傷重延至初九日早殞命
孫雙喜畏罪潛逃屍弟投保報縣詣驗獲犯訊

供通詳屢審孫雙壽供認前情不諱嚴詰並無
起衅別情亦非有心欲殺查例載男子拒姦殺
人之案如死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而又當場
見証確鑿及死者生供有據或屍親供認可憑
無論謀故鬪毆俱照鬪殺律減一等擬杖一百
流三千里奏請
定奪等語本案孫雙壽現年一十九歲李亨錫年已
五十五歲李亨錫與孫雙壽鷄姦旋因敗露經
伊母舅孫阿安調處賠禮孫雙壽避赴伊伯家

中叢經拒絕李亨錫圖續舊好不遂拾刀向戳
被孫雙喜奪刀回戳致死隣証確鑿屍親俱認
可憑應按例定擬將孫雙喜依男子拒姦殺之
案如當場見証確鑿及生供有據照鬭殺律減
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
定奪等因具題當經臣部查律載鬭毆殺人者不問
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例載男子拒姦殺
人之案如死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而又當場
見証確鑿及死者生供有據或屍親供認可憑

照鬬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

定奪各等語詳繹例意男子拒姦殺人減等擬流之

案係尚指良人子弟猝遭強暴者而言蓋良人

子弟一經污辱即抱玷終身是以憫其保身之

心稍減其擅殺之罪寬良人所以懲淫惡也若

先已被誘和姦後始悔過拒絕其中情偽多端

自不可與良人並論故例無男子和姦悔過拒

殺之條臣部遇有先經和姦後復拒殺之案同

俱各按所犯謀故鬬殺本例定擬俟秋審時酌

實情係再行分別辦理此案孫雙喜被李亨錫
哄誘雞姦時近三載已非良人子弟可比迫被
伊母責打拒絕後李亨錫續遵姦不遂用刀向戳
該犯奪刀回戳李亨錫越日殞命雖該犯因被
毋責逐爾拒絕尚存羞惡之良當奪刀回戳之
時經隣人孫阿缶目擊趨救且死者亦有生供
實屬拒姦擅殺但前已被姦有年究不得與初
次拒姦殺人之良民一例科斷今該撫據將孫
雙喜一犯聲請減流核之情法均未允協案關

罪名出入 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詳繹例意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茲據該撫疏稱揭陽縣民孫雙喜拒姦致傷李亨錫身死一案先經前縣許憲審將孫雙喜擬依男子拒姦殺人之案如當場見証確鑿又生供有據照鬭殺律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定奪由府司覆審詳解到 臣經 臣 核審具題隨准部咨孫雙喜被李亨錫哄誘雞姦時近三載已非良人之弟可比迨被伊母責打拒絕後李亨錫

續姦不遂用刀向戳該犯奪刀回戳李亭錫越
日殞命雖該犯因被母責遂爾拒絕尚存羞惡
之良當奪刀回戳之時經鄰人孫阿伍目擊攔
救且死者亦有生供實屬拒姦擅殺但前已被
姦旣非究不得與初次拒姦殺人之良民一例
科斷今據將孫雙喜一犯聲請減流核之情法
均未允協應令詳繹例義另行妥擬具題等因
轉飭遵照去後茲據該署按察使席椿移准現署東
晃縣許憲改擬移覆由守司核詳前來臣查例

載男子拒姦殺人之案如死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而又當場見証確鑿及死者生供有據或屍親供認可憑俱照鬬毆殺人律減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

定奪又婦女拒姦殺死姦夫之案如和姦後本婦悔過拒絕確有証據後被逼姦將姦夫殺死者照擅殺罪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因貪利與之通姦後以無力資助拒毆致死或先經和姦後復與他人通姦情密因而拒絕毆斃者

仍各依謀故鬬殺本律定擬各等語查男子先
與和姦後經拒絕因被逼姦拒殺人命是否亦
得照擅殺罪人減流例內並無分別明文惟男
子雞姦之強和與婦女之被人強和罪無二致
且查乾隆五十二年河南省確山縣錢四拒姦
毆死楊國甫一案部議内稱此案錢四先與年
長伊四十二歲之楊國甫和同雞姦今將楊國
甫毆傷致斃雖據供年已長大自覺無顏欲行
拒絕起衅但死者既無生供實屬死無見証未

便還信該犯一面之詞即依拒姦殺人例杖流等語是男子悔過後拒姦殺人又供證確鑿何可邀寬減蓋衅起拒姦與常人爭毆致死者不同是以前將孫雙喜照鬬殺律減等擬流並准部駁飭詳繹例意男子拒姦殺人得以減等擬流誠如部示係專指良人子弟猝遇強暴者而言今孫雙喜與李亭錫雞姦有年究不得與猝然拒姦殺人之良民一例科斷應行遵駁改正將孫雙喜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孫雙喜應改依門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原題內稱孫阿安係李亨錫胞舅調處賠禮孫趙氏孫雙喜之母聽處寢息均律得容隱應先置議孫阿氏救阻不及亦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查此案前任揭陽縣許寓潮州府景江錦前將孫雙喜問擬流罪係因例無分別明文以致罪名舛錯並非不能審出實情今已遵駁改

正所有錯擬各職名邀請免開等語查此案該
犯孫雙喜拒姦致傷李亨錫身死雖據該撫聲
稱係因例無分別明文以致罪名舛錯並非不
能審出實情但承審各官並不按一情節參酌
辦理輒援照婦女悔過拒姦復被逼姦以致殺
人例定擬究屬拘泥未便邀免應將承審之揭
陽縣知縣許寓核轉之潮州府知府景江錦均
照援引拘泥罰俸一年例罰俸一年查案犯並
無患病再此案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旨等末

敢擅便諱

題請

旨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題五月初二日奉

旨孫傑著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郤興拒姦毆傷雇主潘濬亭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伊　疏稱郤興於乾隆五十九年六月間雇與潘濬亭家傭工議定每年工價京錢四千八百文立有支約書有主僕名分嘉慶元年五月初六日起更時潘濬亭自外酒醉回歸喚令郤興進房閉鋪潘濬亭郎在邊用手拉住郤興胳膊夫與親嘴並向求姦郤興不允潘濬亭拉住不放郤興掙不脫身一時情急輿足拒

踢適傷其腎囊貫病鬆手蹲地喊痛郃興畏懼
逃逸潘濬亭喚子潘洽平走至告知被郃興踢
傷潘洽平查問何事起衅潘濬亭無詞以答扶
至床上調治罔效延至次日殞命報驗獲犯訊
供不諱查郃興被年長二十七歲之潘濬亭拉
住來毆情急拒踢腎囊身死雖無當場見證但
潘濬亭受傷後當伊子查問之時不能供出另
有起衅根由已有情虛氣餒情形而訊屍親人
等僉稱並無起衅別情其為扳毆致踢傷身

死毫無恩義有律載雇工人毆家長死者斬又
例載男子拒姦殺人如死者雖無生供而年長
兇手十歲以外確係拒姦起衅別無他故者無
論謀故鬬殺均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各等
語檢查乾隆十二年侍衛厄林保圖姦僕婦白
姐被白姐將茲物割傷一案聲明厄林保身為
家主調姦僕婦已乖主僕之義若仍依奴婢毆
家長本律擬斬似屬過重應減等擬以滿流命
發駐防為奴又五十一年趙羣見因妻關氏被

伊主六十四姦佔謀毒六十四未死按本律問
擬斬決奏
旨六十四奪佔闞氏主僕名分已虧將趙潮兒改為
絞監候欽遵各在案是白姐等俱係用刀謀割
家長律應斬立決因事由拒姦原情減等科
斷此案邵興與潘濟亭雖有主僕之稱但因潘
濟亭調姦起衅名分以虧即不得仍以主僕本
律定罪但照男子拒姦所以擅殺罪人係又與
平人拒姦斃命之案無所區別自應按照白姐

等成案問擬將部與依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
具題 臣部查律載雇工人毆家長死者斬又例
載男子拒姦殺人除死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
而又當場供証確鑿及死者生供足據者依律擬流
其年歲相當又係事後殺拒姦無據者仍照謀故
鬬殺本律定擬外如死者雖無生供而年長兇
手十歲以外確係拒姦起衅別無他故者無論
謀故鬬殺均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正律
正例而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為定例一概

嚴禁毋得混行牽引各等語是男子拒姦殺人之案總以詳核兇犯年齒當場確證及死者生供分別擬罪如係事後指姦仍應從本律定擬例義昭然此案邵興受雇與潘瀧亭家傭工是潘瀧亭係該犯家長該犯用脚踢傷潘瀧亭腎囊致斃按律罪應斬決該撫因起衅拒姦援引成案將邵興照鬬殺律擬絞監候等因查邵興年二十二歲潘瀧亭年四十九歲雖長於該犯十歲以外但該犯踢傷係黑夜在潘瀧亭房內

其時房內雖無他人尚有其子潘岸年等在家該犯如果被潘濬亭拉姦不從爭不脫身不難疾呼求救何至默無聲息輒踢其腎囊致命處所始得逃逸則所稱拒姦踢傷致斃之情祇該犯事後一面之詞並無旁證且該犯受雇其家已及兩載此時卻與之年更少潘濬亭如果蓄意圖姦其平日必有向該犯戲謔勾引情事潘濬亭家內豈無一人見聞雖此案曾經該署臬司疑及該犯誣執未姦以出自畏罪反覆訊詰

非誣姦處子亦供無另有起釁別情但潘瓊亭不調姦於邵興初來之時而圖姦於受雇二年之後其平日有無向該犯戲謔另引之處總未訊明則所稱因姦起釁情由憑虛臆斷既無確證死者亦無生供平日又無形跡自難據為信讞即因其子潘淙平有詢問伊父有自己原也不好之語信為調姦被拒殺覺據案無可疑而雇工踢死雇主一案應仍照本律定擬聲明因姦拒殺緣由恭候

欽定未便遽照鬬殺科斷至該撫所引乾隆十二年
侍衛厄林保圖姦僕婦白姐被白姐割傷莖物
將白姐減等擬流一案又五十一年趙羣兒因
妻關氏被伊主六十四姦佔謀毒六十四未死
按律問擬斬決奏
旨改爲絞監候一案比較定擬無論此案未經通行
例不准引即如白姐一案係傷而未死趙羣兒
一案原係按本律擬斬欽奉
諭旨改爲絞監候亦不得援以爲例今以雇工毆死

家長之案而引用平常鬬殺人之律名分攸關罪名懸殊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研訊致死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疏稱覆加研訊據部與供稱該犯受雇兩年係在外邊小屋與同伴工人共處潘濟亭住居內室從未近身服侍並無戲謔勾引情事元年五月間修理內室潘濟亭移至二門外客房住宿來工人赴鄉收麥只該犯在家初六日起更時潘濟亭醉後回家喚令該犯進

屋開舖忽被揘衆殺誌揘爭不脫身只知自顧
顏面不及喊救一時着急舉足向踢以圖脫身
潘濬亭被傷鬆手蹲地該犯即脫身跑出委係
拒姦情急所致如果別有衅端潘濬亭豈肯不
向伊子說出求向其子究明等語質之屍子潘
治平供稱伊父潘濬亭被郃興踢傷腎囊後伊
細問衅端伊父但說自己不好總不言明起衅
根由今郃興稱係拒姦起衅伊寔不能指出另
有別故亦與該犯所供情節相符查郃興受雇

兩載初因內外隔絕未曾近身是以向無戲謔勾引情事迨潘濬亭移居二門外客屋昏夜獨處家工人俱已下鄉收麥令郜興進屋開鋪醉後忽萌淫念拉膊圖姦該犯掙不脫身因顧惜顏面未及喊救一時情急舉足踢傷潘濬亭於受傷後經伊子再三查問只稱自已不好總未吐出姦端其爲圖姦被踢難以明言其子故出此後悔之語真情業已畢見則該犯之向踢致斃是由拒姦別無他故似無疑義惟是當場究

無覓証死者亦無訊取生供雇工踢死雇主名
分依鬪誠如部駁未便依常人拒姦而殺之例
擬以絞候致滋輕縱將邵興改擬斬決等因具
題經臣部照改擬核覆奉
旨九卿定議具奏欽此經刑部等衙門會議查邵興
被雇主潘滑亭抗姦掙不脫身情急一踢適斃
既有屍子問明其父生前之言足據是該犯寔
係拒姦圖脫並非無故逞兇干犯自應量予末
減將邵興改爲斬候等因嘉慶三年三月初三

日奏本日奉

旨部與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

安徽司

一起須應瑞因妻張氏與王幅通姦殺死姦婦一案先據調任安徽巡撫張　咨稱王幅與須應瑞鄰近居住常相往來須應瑞之妻張氏素不避忌乾隆六十年正月間張氏向王幅借貸錢文王幅遂于二十六日攜錢五百文送給張氏調戲成姦以後遇便宣淫不記次數張氏之夫及翁姑均不知情五月初五日王幅乘須應瑞外出潛入張氏房內張氏出外洗衣令其等待

王幅遂潛臥張氏牀上經氏翁貊林窺見即用
拐棍責其兩下王幅奔逸貊應瑞歸家得悉前
情向張氏追究始吐寔情貊應瑞將張氏責打
而止自移門首巷道歇宿十七日王幅經過貊
應瑞門首張氏訴知伊夫知覺並稱不與同睡
屋後墻缺可以入室囑令是夜仍續舊好王幅
隨于夜盡從墻缺進房與張氏姦宿將天亮時
起身由原路而出因張氏令其買饃王幅于十
八日早飯後買備饃餅窺伺貊應瑞父子外出

越至巷道適遇張氏將饃送給同坐說笑適猶
應瑞歸見將王幅扭獲拾磚欲毆張氏將伊夫
手拉住王幅掙脫猶應瑞即用磚塊毆傷張氏
左額角張氏坐地哭駡猶應瑞又毆其右額角
連太陽一下張氏撒潑詈駡猶應瑞氣忿順取
廉刀連砍張氏肚腹三下張氏仍駡不止猶應
瑞復用刀劃其咽喉立時殞命報驗審供前情
不諱將猶應瑞依非姦所獲姦殺死姦婦之本
夫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杖一百徒三年王幅

與姦夫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咨部經臣部查
則載本夫登時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夫當
時脫逃被獲到官審明姦情是實姦夫供認不
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八十其非姦所
獲姦或聞姦數日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認不
諱者將本夫照擅殺律擬徒姦夫杖一百徒三
年各等語是本夫殺姦之案姦夫罪分絞徒總
以殺姦之是否姦所登時爲斷此案王輻與張
氏通姦經氏翁猶林窺破告知猶應瑞訊明姦

情屬寔者是時貊應瑞忿激致斃張氏王幅等照非姦所或開姦數日殺死姦婦例擬以杖徒尚屬相符今王幅干姦情敗露之後不知悔懼又至巷道內與張氏同坐經貊應瑞目擊在卒日未經和姦之人一男一女覥然一處亦涉調戲勾引之嫌況王幅素係該氏姦夫今復同坐說笑其爲戀姦欲續情事顯然是同坐既屬戀姦巷道卽屬姦所律載非姦所一條非謂行姦必有定所亦不必兩人正在行姦之時巷道之

内姦夫姦婦同坐一處不可不謂之姦所則經本夫撞獲當卽忿激將姦婦毆斃卽不可謂非登時乃該撫將王幅擬以杖徒是將登時姦所殺死姦婦之本夫與聞姦數日殺死姦婦之本夫一律科斷無所區別而將姦情敗露戀姦無忌之姦夫僅擬杖徒亦屬輕縱案關罪名生死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悉心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嗣據該撫張　疏稱提犯覆訊據王幅供稱是日買饃送給張氏

同坐巷道說笑因知貊應瑞父子不時即回原
想就走不期貊應瑞突然走回撞遇至巷道即
在門首又係白日如何尚敢戀姦等語查王幅
與貊應瑞之妻張氏通姦先被貊應瑞歸家瞥
見將張氏當時毆欲身死雖該犯供稱是日寔
無戀姦欲續情事但系姦夫姦婦同坐一處誠如
剖駁不可不謂之姦所則經本夫撞獲當即忿
激將姦婦致斃亦不可謂非登時原擬杖徒各
罪誠未允協王幅應遵駁改照本夫姦所獲姦

將姦婦殺死姦夫到官供認不諱例擬絞監候
貊應瑞改擬杖責等因嘉慶二年五月初七日
題初九日奉
皇帳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浙江司

刑部等衙門謹

題為稟報事刑科抄出浙江巡撫院 題前事等因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該臣等會同院寺會看得烏程縣民人毛宜概將石文魁勸斃揑稱墜斃縊身死一案據浙江巡撫院 疏稱緣毛宜概素與姦好之孀婦毛范氏被伊姑毛朱氏託石文

魁說各收嫁毛宜概心疑石文魁主使心懷嫌
怨唆令毛朱氏長子毛子安具控經縣訊明飭
拘毛宜概究處毛宜概愈忿起意糾同族人毛
朝棟毛宜順等將石文魁毆打石文魁倒地混罵
毛宜概疑其有意裝賴商同捆送至府具控飜
告取繩將石文魁兩手反縛押送下船將其背
後兩手連繩縛于棚柱石文魁手臂疼痛求鬆
不允用頭擂撞該犯復用手將餘繩穿過棚柱
擴當上打成活套在石文魁項上絆住其頭使

之不能再擅嗣毛宜概上岸食飯石文魁因磕睡頭向右垂以致項上繩套緘住咽喉殞命將毛宜概以威力手縛人致死律擬絞監候毛宜順等擬以杖枷等因具題經臣等詳核案情毛宜概始則遷怒石文魁將伊姦好之范氏手使改嫁不得續姦嗣復唆令毛之安具控經縣審虛飭訊該犯究處其爲深怒積怨自不待言迨糾同毛朝宗等將石文魁毆傷因其倒地詈駡用繩反縛兩手據稱欲捆送劉生呈查該犯本係

犯發罪人現被該縣飭拘猶敢以圖賴虛詞捆送石文魁赴府翻供已出情理之外及捆送下船死者以臂痛求鬆不允用頭撞其時縄絆其項豈有反能安坐欲睡致被縈繩身死之事即係因睡頭往下垂至縄已套緊疼痛亦當驚醒何以全無知覺且該犯既將套項之縄打成活套如氣閉身死其項後繩痕必有或偏或斜及八字不交可驗今查閱屍格咽喉繩痕繞至合面項後僅止同上微斜八字已交而項後近

左叉有結縊痕是縊痕周匝其非因騾頭垂致死猶有縊痕可証毛宜概顯係挾仇商同毛宜順等將石叉魁謀勒斃命事後串囑該船戶裝點情形藉詞狡避而承審官欲爲開脫加功各犯地步亦即聽其揑飾僅將首犯擬以絞抵遷就定擬案關罪名出入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提集犯証務得確情按律妥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嘉慶八年八月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當經臣部行文去後茲據該
撫疏稱援准部駁飭委杭處二府確審擬解茲
據該撫等詳稱遵即飭提毛宜概及案內應訊
人等到省提犯研訊緣毛宜概與石文魁素識
嘉慶三年間毛宜概在同族毛朱氏家幫工與
其孀居次媳范氏調戲成姦後經辭出仍復往
來朱氏及其長子毛之安三子毛之璽均不知
情七年九月初七日毛宜概復往范氏房內圖
續彼自如朱氏撞見逃跑朱氏當向盤詰范氏無言

眷朱氏合係象醜未經聲揚次日毛之璽妻
以石文魁往探其女朱氏以范氏不守婦道託
石文魁尋人轉嫁石文魁即爲周廷顯說合致
朱氏財禮千十九月既迎娶過門成親其時
毛之妾在外帮工朱氏並不向告毛宣概心疑
石文魁從中主使致伊不得與范氏續歡懷
嫌縱唆令毛之妾出名具控朱氏聞知亦即具
詞呈訴經長興縣邢御集訊究出毛宣概聳告
情由將毛之妾責懲飭拘毛宣概究處毛宣概

愈加氣忿二十一日探知石文魁自縣回歸起
意糾毆邀令青莪之族人毛宜順毛朝棟吾之
梧相幫托言石文魁欲嫁范氏有關合族顏面
毛宜順等均各允從將晚偕至毛朱氏家門外
與石文魁撞遇毛宜概向罵石文魁回詈毛宜
概拳毆石文魁右眼胞右耳根毛朝棟亦用拳
毆其左耳根毛之梧掌毆其左膈肢石文魁倒
地混罵毛宜概見其撒賴遂與毛宜順等相商
捆送至府翻告即往毛之梧家尋取麻繩一條

將石文魁兩手反綁背後令毛宜順等看守自至族長毛士登家宛其出名投遞公呈毛士登誤信其言亦即應允毛宜概又在河下雇船轉回將石文魁拉起與宜順毛朝棟毛之梧押送下船毛士登亦相隨同行石文魁坐其中艙死邊枰椹板上毛宜概將其背後兩手連綳縛在棚柱隨即開船二十二日天明揩至東橋地方石文魁以手臂疼痛欲令毛宜概將繩鬆放毛宜概不允石文魁用頭向撞以致船身轉動船

內之人不能安坐毛宜概見其手上尚有餘繩順拿一股竿過棚在橫檔打成活套在石文魁項上絆住其頭使之不能再撞船坎馬頭毛宜概言及保獻之人毛上登有拗張敏西住居西門先行上岸向張敏西告知張敏西以毛宜概等均係伊舊族人令毛上登往邀同吃早飯船戶蔣尚沅搖船因見在于後艙睡臥毛宜概等至張敏西家道及訟事張敏西以毛宜概現經泰縣拘拿此次控府若發縣審恐致受虧不若

勸令石文魁服禮和息毛宜概負忿當時糾毆本意止圖洩忿因不能轉臉一時失計將其捆送案經驗及仍發縣審君到官供出姦情設爲毛朱氏証佐非惟不能抵賴受官責處更且無顏對人雖張敏西欲爲和處尚恐石文魁不肯服禮必須向石文魁先探口氣卽向衆人提稱出恭獨自回船時將前沅因搖船困乏業經睡熟該犯走入艙中石文魁曾見卽以毛宜概姦淫唆訟將伊毆打還想送官之言斥詈毛宜概

恐蔣奇沅驚醒聽聞一時情急起意致死滅口即用手將石文魁項繩收緊立時勒斃恐毛士登生疑復至張敏西家同衆人吃完早飯仍復回船毛朝棟先至船內見石文魁頭向右側面色改變聲言似係墜繩身死即行解救毛宜概亦假意救治石文魁寔已氣絕張敏西先自走回艙戶蔣奇沅驚醒訊知情由當欲投報至宜概聲稱赴縣報首遂與毛宜順毛朝棟毛之梧進城乘間邀逸蔣奇沅與毛士登候久不回投

保報縣請驗仵作凌發相驗屍身咽喉繩痕繞
至合面項後向上徹糾八字已交項後近左有
結繞痕本似勒死傷痕因屍身解放船艙蔣奇
沅等當塲供稱係活套拴項墜繩身死該仵作
以項繫活套繩圈昔睡熱頭垂繩圈收緊咽喉
氣閉亦足致死誤會供情揭報受傷後墜繩身
死嗣經緝獲正兇毛宜概揑供避就毛朝楨等
本不知私勒情由照前混証經烏程縣通報審
擬招解經　臣　勘題在案接准　部覆以情罪未協

駁飭催審等因當即飭提案內人證到省委令
杭處二府審出謀勒致死實情改擬招解覆審
供認不諱將毛宜概改依謀殺人律擬斬監候
毛宜順等分別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所題毛宜概合依謀殺人
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决該撫既稱毛
宜順毛朝棟毛之梧郡同毛宜概毆縛不知毛
宜概私勒致死情事應仍照原擬以餘人律杖
一百船戶蔣奇沅誤相毛宜概之言混供陸繼

身死并仵作凌毅誤會請報訊無聽囑漸罪均請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又該撫前疏內稱范氏合依蔡同宗無服者各枷號四十日杖一百係犯姦之婦杖決枷贖仍給後夫周廷顯今回完敘毛之安聽從混供業經長興縣訊明責處免其重科毛士登已經身故應免置議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並令該撫將斬罪人犯未能審出寔情錯擬絞候之應議職名查取送部照例議處等因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題十七日奉

旨毛宜概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陝西司

據陝西巡撫陸　疏稱緣張明德係張法添緦麻服叔祖張明德之胞姪張元修係張法添緦麻服叔張法添與張元修之妻解氏平素通姦張明德張元修均不知情張元修之堂姪張順添早有風聞嘉慶四年十月初十日早張順添路過張元修門首見張法添從張解氏家走出即行跑避因至張法添家理勸張法添不依爭吵用刀砍傷張順添額顱經張喜添勸散張順

添因係醜事遂即隱忍十六日張順添往門首訪立張元修走過瞥見張順添額顱傷痕詢悉情由張順添囑張元修留心管束解氏張元修回家向解氏盤問解氏撒潑哭罵張明德聞鬧趨至張元修告知其事當即勸釋二十四日張元修出外生理恐張法添復至其家囑令張明德留心捕捉張明德應允二十六日上午張明德瞥見張法添復赴張解氏家知係續姦張明德恐一人不能捉拿適遇族姪張能張中青等

先後邏至邀同往捕張能等允從當即同至張
元修門首張明德聽聞張法添與解氏在房內
說笑推門入室張法添與解氏正在行姦張明
德喊捉張法添即起拔刀嚇拒張明德閃走張
法添背後拖住即央張能進房將刀奪過張中
青旋亦趕進將張法添解氏捆縛拉同送官行
至石泉寺後溝邊解氏不肯前行坐地哭罵張
法添亦坐在溝邊吽罵不走張明德用言恐嚇
張法添益加嚷罵張明德隨手嚇推張法添因

手被捆縛隨勢滾跌落水張明德正在打撈不
防解氏亦自行投入溝內撈救無及均已淹斃
報驗審認不諱詰非有心致死此案張法添與
緦麻服叔張元修之妻解氏通姦經張元修臨
叔張明德于姦所捉獲用繩拴縛送官行至
泉寺溝邊張法添與解氏坐地嚷罵以致張明
德將張法添推跌落溝解氏亦自行投水均致
淹斃查張法添係姦緦麻服叔之妻例應擬軍本
係有罪之人張明德係張法添緦麻服叔祖亦

有應捕之責惟已經捉獲拴綑因其窘急推跌溺斃實屬擅殺將張明德依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夫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覆例載本宗尊長毆緦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其毆殺緦麻姪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本夫之胞叔兄弟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登時殺死姦夫姦婦者並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非登時而殺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又例載本夫有服親屬捉姦殺死犯姦

卑幼如非登時而殺無論謀故鬬毆各按服制
干毆殺卑幼本律例上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張
明德因胞姪張元修之妻解氏與緦麻姪孫張
法添通姦于姦所捉獲用繩拴縛送官途行至
中途因其嚷罵不走張明德用手向推張法添
滾跌入溝殞命解氏亦自跳下溝淹斃查張明
德係本夫有服親屬張法添係犯姦緦麻卑幼
自行依例按照服制減等定擬今該撫將張明
德依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夫依擅殺罪人

律擬以絞候是將被殺之犯姦卑幼與凡人同
論殊與定例不符案關罪名出入臣部未便率
覆應令該撫查照定例另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嘉
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當即行文該撫遵照去後嗣
據陝甘總督代理陝西巡撫事惠 咨稱據西
安按察使文霈詳稱覆查此案張明德推溺總
麻姪孫張任添本律止應滿流又係總麻尊長
捉姦殺死犯姦卑幼例應于滿流上減一等擬

徒事犯在嘉慶六年
恩旨以前應行減杖該縣府原招本夫之伯叔兄弟
捉姦非登時殺死凡人之例擬絞實屬舛錯
據該府縣等具詳檢舉應請咨部核議更正等
因復經臣部以此案業經駁令另擬具題奏有
諭旨行文在案行令該署撫于題本內將檢舉更正
緣由聲明等因咨行去後今據陝西巡撫祖
疏稱此案張明德因胞姪張元修之妻解氏與
伊緦麻姪孫張法添通姦姦所捉獲用繩拴縛

送官追行至中途因其嚷罵不走張明德用手
向推張法添滚跌水溝殞命解氏亦自行投水
淹斃張明德係本夫張元修服叔例許捉姦今
推溺姦夫張法添身死張法添係犯姦卑幼殺
非登時應依例按照服制減等定擬將張明德
改擬徒罪援
赦減免並聲明該縣府原擬錯誤自行檢舉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張明德應改依本
夫有服親屬捉姦殺死犯姦卑幼如非登時而

殺無論謀故鬬毆各按服制減等例于毆殺緦麻姪孫杖一百流三千里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到官在嘉慶四五六等年歷次恩旨以前所擬徒罪應累減援免該撫前疏內稱張能張中青帮同拴縛送官並無帮推情事應毋庸議張元修訊非知情縱姦應與已死姦婦張解氏均免置議張順添額顱傷痕早經痊愈張法添業已身死亦毋庸議無干省釋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再該撫疏稱漢中與安二

府處命盜各案因辦理耑需該縣府未能依限
審辦前經咨部展限停解在案所有此案承審
錯擬職名係前署蒲城縣知縣呂翔謀審轉職
名主稿之員係委員候補知府李逢春隨同畫
稿之員係代理漢中府事榆林府知府樊士鋒
均經自行檢舉相應隨疏咨部聽候分別酌減
議處臬司支需遵駁改正例得免議前撫臣陸
業已病故應請免議等語吏部查定例官員
承問如將應擬軍流等犯錯擬斬絞者府州縣

官降三級調用又定例官員辦理事件始初先
于覺察後自行查出檢舉者各按本例酌加寬
減如例應降級調用者降一級留任等語除該
府等命盜案件先因辦理實屬遲延部展限在案
毋庸扣限該管具司例無處分前任陝西巡撫
陸　已經病故均毋庸議外應將應擬徒罪錯
擬發徙自行檢舉之承問官前署褒城縣事白
河縣知縣呂掛謀候補知府李逢春前代理漢
中府事榆林府知府樊士鋒均照降一級留任

係大人毋庸查級議抵呂燕謀已經丁憂婁逢
春已引
見發往湖北以知府用均應于補官日各降一級留
任等因嘉慶八年八月初八日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尋甸川民馬受貴捉姦致傷戴里吉身死一案據護理雲南巡撫費 疏稱緣馬受貴與戴里吉同村居住素無嫌隙戴里吉因與馬受貴鄰人馬元之妻姜氏姦好時相往來經馬受貴窺破屢次向勸戴里吉不依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八日戴里吉又與姜氏姦宿馬受貴起意捉拿當邀鄰人馬曾同往二更時候齊至姜氏屋旁戴里吉在內咳嗽馬受

貴即折開袋包袋入喊捉姜氏驚起逃避戴里
吉滾跌下床碰傷額角罵受貴赶上按住致膝
蓋跪傷戴里吉右脇罵受貴聲覓床頭掛有草
繩順取向拴戴里吉用口咬住罵受貴即將草
繩從口吻繞至項後拉勒拴住戴里吉被拴不
能聲喊喳用手揪住罵受貴髮辮欲行掙起罵
受貴被揪情急一面喊叫罵爭幫助一面用手
搗傷戴里吉腎囊罵爭聞喊畏懼當即逃回戴
里吉旋即因傷殞命罵受貴畏罪起意埋屍尋

獲姜氏嚇逼郝抬將戴里吉屍身埋于屋後灰堆併嚇禁姜氏不許聲張而逸姜氏先因害羞容隱後經屍弟往查當即告知報驗獲犯覆訊前情究係捉姦起衅遞毆致斃並非有心欲殺應諸不着案無遁飾查此案馬受貴並非例得捉姦之人應照例仍以鬬殺論斷將馬受貴依律擬絞監候姜氏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　查讞獄務得眞情擬罪期無枉縱此案馬受貴因同村之戴里吉與隣人馬元之妻姜

氏姦好馬受貴屢勸不依後戴里吉復往姦宿
馬受貴邀隣人馬會同往捉姦于二更時齊至
姜氏屋旁馬受貴折開窗戶袋入喊拿姜氏逃
避戴里吉滚跌下床馬受貴赶上按住致膝蓋
跪傷戴里吉右脇隨取草繩從口勒繞至項後
拉勒拴住戴里吉不能聲喊揪住馬受貴髮辮
欲行掙起馬受貴被揪情急喊叫馬會幫助馬
會畏懼逃回馬受貴用手捏傷戴里吉腎囊當
即殞命等因細核淇招馬受貴與馬元係屬同

姓隣居並無一宗親屬之供本非例應捉姦之人于馬姜氏姦事儘可置之不問乃于會夜前往捉姦已屬無干生事迨折開後窗突入喊捉戴里吉滾跌下床碰傷額角用該犯即赶上按住跪傷其右脇又取繩勒其口吻繞至項後拴住是戴里吉已經受傷被拘如此意在捉姦儘可拉投街隣送官究治即使戴里吉揪伊髮辮欲行掙起其時戴里吉尚未起立髮辮被揪亦非萬萬不能解脫之勢有何情急輒手揑傷其致

命腎囊致于五𣪻似此殺命不得謂之無心則黃夜捉姦已難保無他意且該犯供稱早已看破姦情屢次向戴學吉相勸是與戴學吉素相關切可知乃始則向勸不依繼即捉拿致斃何以相規之良友轉爲相害之仇人尤難保無妒姦忿恨之情至馬甯既經馬學貴約往捉姦何以一聞喊令帮助反即逃回此情亦難遽信種種疑竇均未究明該護撫僅據該犯等狡飾浮詞遽引例非捉姦之人依鬬殺律問擬絞候其

於該犯以無干之隣佑毆斃他人之姪矣有無爭奸之心又于損傷致命立斃人命之兇情是否有心欲殺概爲畧而不論訊供既未明確定擬即未允協臣 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查照指駁情節再行訊取確供準情按律定擬致日再議等因乾隆六十年七月十三日題

十六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去後茲據雲南巡撫江

○疏稱當即提齊犯証等同在省司道覆查照指

驗逐一研訊如部驗馬学貴與馬元同姓鄰居
並非親戚本非例應捉姦之人於姜氏姦事儘
可置之不問乃於賀傣前往捉姦已屬無干生
事一節訊據馬学貴供稱伊與馬元姜氏雖非
親戚但係同姓近隣因聞外人傳揚馬姓婦人
偷漢情溷難分是以起意往捉圖免醜名似屬
鄉愚常情又部驗拆開錢色哭八喊捉戴畢吉
滚跌下床碰傷額角訊犯赶上按住跪傷右脇
又取繩其口吻縊至項後拴住是戴畢吉已經

受傷殞命如止意在捉姦儘可拴報街隣送官究處即使戴里吉揪伊髮辮欲行掙起其時戴里吉尚未起身髮辮被揪亦非萬萬不能解脫之勢有何情急輒于損傷其致命腎囊致於立斃似此殺命不得謂之無心則當夜殺姦係無他意一節訊之該犯據供賊捉之時戴里吉滚跌下床自已碰傷額角並按住之時膝傷右脇該犯當時不知係相驗時見右脇有傷始憶及膝蓋跪傷所致但用繩拴繞口吻戴里吉掙手

揪住髮辮欲行拚起該犯被揪疼痛喊叫馬氏
相幫又因馬氏不肯進內一時情急用手揑其
下身並圖鬆放適傷腎囊並稱如果有心致死
自必携帶刀械不肯徒手徃拏即用繩縊項之
時亦當勒其咽喉何傷其腎囊方可致斃所供
似屬可信又部駁該犯早已看破姦情屢向藏
里言勸阻其素相關切可知乃始則相勸不依
繼即捉拏致斃何以相規之良友轉爲相害之
仇人尤難何無妬姦忿恨之情一節據該犯供

稱伊與戴里吉原係相好是以屢向勸阻後因
外人傳揚馮姓婦人偷漢該犯與馮元係同姓
近鄰欲避醜名因而起意捉拏與黃氏平青並
無曖昧苟且核之原招各供均屬相符實無妬
姦忿恨情事似非揑飾又部駁馮尊既經馮受
貴約往捉姦何以一聞喊令幫助反即逃回此
情亦難憑信一節訊之馮尊供稱因係同姓近
隣被馮受貴邀約同往該犯年老力衰本非情
願所以到彼並未入室迨聞馮受貴喊叫相幫

愈覺害怕當即走回廚房之馬受貴亦稱並無助力幫毆之事以上各情節均經究詰再四不特馬受貴堅供並無姦拔嫌情事即質姦婦李氏及戚弟戴廷舉所供均屬相符總因前審未據備細供明案成疑竇致蒙部駁極為明晰周詳遵即督照駁飭之處提犯研鞫備得前情此案如果有心故殺及有心奸姦挾嫌情事自應按律擬斬斷不敢稍有輕縱今逐加嚴鞫實因該犯與李氏之夫馬元同姓近鄰彼外人傳揚

該犯欲避醜名起意捉姦適傷致斃是該犯既
無殺人之心即未便擬以鬭首之罪將馬受貴
仍照前擬依律擬絞監候姜氏擬以枷杖等因
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馬受貴合依鬭毆
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
監候秋後處決該犯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赦以前應准免罪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
具領備釋免後再行滋事犯法應照所犯之罪

加一等治罪該撫既稱馬會隨同往捉本有不合但當時並未入室後即聞賊逃回且已年逾七十仍應免其置議姜氏仍照軍民相姦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係犯姦之婦杖決枷贖給本夫領回聽其去留等語查犯婦姜氏事犯在

恩詔以前所擬杖枷應予寬免等語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等因嘉慶元年六月二十五日題七月

初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西司

刑部為報明事刑科抄出山西巡撫伯　題前

事等因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題九年二月

十九日奉

旨該部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山西

巡撫伯　咨稱歸化廳審解民人董俊發等毆

傷周存仁身死一案緣董俊發籍隸忻州寄居

歸化城畢齊克齊村種地度日與周存仁誼屬瓜

葛同院居住素好無嫌董俊發妻妹邢氏先嫁

徐文進爲妻嗣徐文進物故邢氏帶同所生之女桂娃子改嫁周存仁爲室嘉慶七年四月間邢氏因病物故桂娃子仍同周存仁過度六月十六日桂娃子在坑紉襪周存仁頓萌淫念將桂娃子按倒用刀嚇逼成姦迨後復又强行數次七月十三日桂娃子因周存仁常欲姦淫欲回外家不願與周存仁過度向董俊發之妻董邢氏訴述姦情董邢氏即向董俊發告知當囑董俊發通知伊父邢朝文將桂娃子領回十四

日下午周存仁欲入醉鄉因董邢氏將其姦情說破又令邢朝文將桂娃子領回欲與董邢氏家門首吽罵董邢氏不依回詈周存仁用拳毆傷董邢氏左眼胞倒地董俊發與兄董俊富上前拉阻周存仁即抜身佩小刀扎傷董俊富左臂膊又扎傷董俊發左腮脥董俊富順拾木棒毆傷周存仁右肐肘右手背並將小刀格落周存仁彎身拾刀董俊發即將周存仁仰面推倒乘勢騎壓順拾石塊毆傷其左臂膊並墊傷腦

後左腰眼擦傷脊背周存仁掙扎欲起董俊發
復用石塊毆傷其項心額顱相連右肩並右太
陽穴經孫老趨至勸散詎周存仁傷重移時殞
命報廳驗詳醫審查明董俊發等各傷均已平
復提犯覆鞫據供前情不諱詰無起釁別情查
例載寔在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破害
之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餘人杖
八十等語今周存仁將妻前夫之女桂姓子持
刀嚇逼成姦嗣桂姓子因其時欲姦淫不願相

依過度向董俊發之妻董邢氏訴述轉告邢朝文領同周存仁復敢酗酒尋鬧拳毆董邢氏復刀扎董俊發弟兄受傷寔屬淫惡擾害如不被毆死應依兇惡棍徒擬遣今董俊發等將其毆傷致斃自應按例問擬董俊發合依寔在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董俊寬合依餘人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桂娃子被周存仁嚇逼與之通姦强合

和成仍應按例問擬桂娃子合依姦妻前夫之女各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給與董刑氏領回孫孝訊係勸阻不及庸毋庸議無干省釋相應咨達等因經本部查例載寔在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係指屢次無故行兇擾害迹近光棍者而言若止係一時一事雖有行兇情事而按其本犯自有應得之罪即與無故擾害者不同且

必係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始可援引科斷
此案董俊發因妻妹所生之女桂娃子被後父
周存仁持刀嚇逼大姦桂娃子以周存仁常欲
姦淫欲回外家向董邢氏訴述董邢氏逼知伊
父邢朝文將桂娃子領回周存仁因董邢氏將
其姦情說破又令邢朝文將娃娃子領回走至
董邢氏門首拚命拳傷董邢氏左眼胞董俊發
與兄董俊富攔勸周存仁拔刀將董俊富董俊
發先後扎傷董俊富用棒毆傷周存仁右肐肘

右手背董傻發將周存仁推倒騎壓順拾石塊先後毆傷其左臂膊頂心額顱連右肩叢右太陽穴殞命詳核案情周存仁將妻前夫之女強逼成姦復因董邢氏說破姦情登門尋鬧用刀將董傻發董傻富扎傷固屬淫惡罪人惟係一時一事與無故擾害不同且桂娃子係董傻發妻妹之女誼屬姻親雖有應管之責究與被害之人有間該犯已將周存仁推倒騎壓不難拿送究治以應得之罪乃輒用石連毆致斃自

應按例問擬以期生死兩無所枉今該撫依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被害之人登時忿激致死例擬徒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懸殊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細譯例意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按准部駁當即轉飭妥擬茲據該廳遵駁改擬具詳前來查周存仁將妻前夫之女桂娃子持刀嚇逼成姦所犯之罪已應發近邊充軍董發之妻董刑氏係桂娃子親母之妹服屬小功因桂

娃子告以周存仁常欲姦淫欲同外家躲避董
邢氏隨逼知伊叟邢朝文將桂娃子領回周存
仁輒敢登門拚命拳傷董邢氏倒地復持刀行
兇將攔勸之董俊發董俊富一併扎傷屬淫橫
害如不被毆死似應即照兇惡棍徒擬遣是以
前將董俊發依兇惡棍徒無故生事行兇擾害
之人登時忿激致死例擬徒今准部駁係一時
一事與屢次無故擾害不同董俊發已將周存
仁推倒乃輒連毆致斃擬徒未爲允協惟是周

存仁既將妾前夫之女持刀嚇逼成姦復因女之有服親屬說破姦情輒與拼命又扎傷攔勸二人寔與尋常罪人不同若將董俊發擬以絞抵似與情輕擅殺之罪人無所區別既經部駁自應遵照酌量問擬將董俊發改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絞律量減一等擬流董俊富亦改照餘人律減一等杖九十桂娃子仍照前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　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鬭殺

[illegible]

論鬬殺者絞監候等語此案董俊發因周存仁將伊妻妹之女桂娃子逼姦縊伊妻董邢氏說破姦情周存仁登門尋衅用刀將該犯等扎傷該犯將周存仁推倒用石連毆致斃經該撫依棍徒擾害被害之人忿激致死例將該犯擬徒咨部臣部核與例意未符駁令另行妥擬去後今據該撫將董俊發改照擅殺罪人問擬又聲稱與擅殺尋常情輕罪人不同將該犯量減一等擬以滿流具題前來查擅殺罪人例無情輕情

重之分此案該撫既將董役發依照擅殺罪人
問擬又稱與擅殺情輕之罪人不同酌量減流
仍與定例不符董役發應改依罪人已就拘執
而擅殺以鬭殺論鬭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董役富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發落並令
該撫查取錯擬職名送部查議該撫既稱桂娃
子仍照前擬合依犯姦妻前夫之女各杖一百徒
三年係犯姦之婦杖決徒贖無干省釋等語均
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嘉慶九年五月初二

日題初五日奉

旨蕭儍殺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